

Tales from a Wanderer

艾小柯
著

流浪者
的乡愁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流浪者的 乡愁

艾小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浪者的乡愁/艾小柯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301 - 23750 - 2

I. ①流… II. ①艾…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1644 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3750 - 2/I · 270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麦田书坊

电子信箱: yandayuanzhao@163.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9.25 印张 184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言

借她的眼睛看远处的风景

黎戈

说起我认识小柯的经过,就得说豆瓣网。2006年时我注册了豆瓣的ID,小柯就是我在哪里认识的一些甚为投缘的文友之一。以文交友,是个神奇的事情,你既可以直达他人的内心深处,又无需任何面谈,文心相通继而性格投契的命中率,常常比客观条件相配的个例更多,让人出乎意料。“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小柯就是这些意外中的一个。

我是个宅女,很羡慕小柯这样见识丰富,一手经验厚实的人。我这个几乎没有离开过家的人,慢慢地读着文稿,一点点拟想着她的心。从那个北方城市长大的小姑娘开始,在夜里看着乏味的建筑,想象着一个飞碟的存在和飞远。原来大多数人,在年轻时,都有一颗必须远行的心。有些人选择了虚拟层面的逃离现实,比

如书和碟片,有些人抬腿就走了(或者像小柯说的,被命运推得踉踉跄跄地前行)。

之前看小柯都是评论居多,这本则是写了日常生活。从具有破落南方气质的新奥尔良到澳洲温柔的翠鸟。我认真读了那篇写奥尔良的,从前在南方小说里看到的,麦卡勒斯、奥康纳、波特、米切尔笔下那片南方的土地,全都鲜活起来。难怪麦卡勒斯会写她笔下的弗兰妮幻想雪的段子,就是给这炽热的红土地燥的嘛。她写悉尼的十一月,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了。从风的触感到雨水,她带我们看到小街上的长脸店铺,鼓出眼睛(其实是窗子)来的趣怪银行,好像它们都是活的一样。她笔触里的新鲜感,是动人的。

相比较外部世界的斑斓艳丽,家乡确实是黯淡戾气的:吵架闹事的亲戚,性格里莫名而来的尖刺,一直写到“大伟”时才好起来。过去看小柯贴大伟的作品,就觉得这是一个温暖的人……每个女文青都需要一个温暖的伴侣啊。

比起小柯写的评论文章来,这本书更容易让我们看出小柯的性格线、成长线。亦有强烈处,她对象征流浪的橄榄树,理解是深刻的,“梵高一定是理解了那样的风,那样的土地和那样深的挣扎,才画得出那样的橄榄树吧。它们的树干、树根和大地紧紧连接一体,地势的起伏,土地的呻吟像水流一样蔓延到树的躯干、枝节,扭曲向上延伸,回旋,收缩,终于以释放的姿态和以同样节奏律动的树冠结合,与远方山的呐喊结合,与云与天与光的旋转结合,而这一切却都是沉默的、静止的,在舞蹈的同时保持绝对静止”。这个角度是我看梵高时不曾体会的,可能我更亲近安于有

限和日常,安安静静画了一辈子瓶瓶罐罐的莫兰迪。

小柯说自己很幸运,住过的几个城市都很有特色。而我们作为读者,也很幸运,借她的眼睛看见远处的风景。她不是过客式的游记,走马观花,也不是原住民的视而不见,审美疲劳,在她看来“新奥尔良是口齿不清的黑人老爹,一生苦难都刻进脸上纹路,却在前廊上笑眯眯地晒太阳、喝口老酒,听咿咿呀呀的爵士。旧金山是激进而多元的理想主义文艺青年,悉尼呢是位金发美女,蓝天白云一样漂亮,气质却流于肤浅,然而终归是简单可爱的,连物欲都给人以清洁感,墨尔本却是个孩子,变化着的,成长中的,像首短诗”。而她久居的新奥尔良,则写得尤为细致,四季物候,饮食,包括音乐,都描绘得丝丝入扣。蟹肉蛋,“吃完打姥姥”汉堡,爵士乐,对此我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小柯喊我去澳洲找她玩,短期之内这个计划看来不能成行,但是所谓“网上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希望可以遥遥的看着小柯一直走得更远,写得更多,不见面,见心,也是可以的吧?

目 录

序 言	001	借她的眼睛看远处的风景 / 黎戈	70
流浪者	003	橄榄树	92
	011	诺拉之恋	95
	047	情迷博物馆	112
	053	夏之味	115
	058	离开新奥尔良	117
	069	海趣	121
	073	金山旧梦	123
	089	拾荒记	127
	093	黑山土狼	131
	100	纽约客	138
	112	海鸥，海鸥	140
	115	被时间遗忘的角落	143

- 132 小 镇
- 137 中国殖民地
- 141 行走在风城
- 150 奥林匹克行
- 160 从夏天到冬天
- 163 轮 渡
- 166 悉尼的鸟
- 174 十一月
- 177 恋恋青山
- 190 万水千山总是情
- 197 旅行的意义
- 203 帕斯的云

远行的明信片

- 209 我想要一匹马
- 211 温特沃斯瀑布/蓝山牙龈树/墨尔本的脸——银行/墨尔本的脸——阿土仔/墨尔本 Fitzroy 的街头涂鸦/花草阳台/挂满珠子的阳台/奥杜邦公园小径/狂欢节花车/狂欢节花车与人群/Point Arena 灯塔/海趣/晨雾中的恶魔岛/彩虹尽头/门多希诺镇/海的馈赠,时间的纹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悉尼的蓝花楹/帕斯的云

乡 愁

- 229 逛街记
- 235 乡 愁

240	城市速写
247	那么的孤独
254	北京，北京
268	望 乡
281	回家的路
283	后 记

流浪者

橄榄树

2013年5月,我终于在法国尼斯看到了橄榄树。

它们在尼斯东北角一片望海的小山坡上,马蒂斯博物馆前。那天有点小风,大大的老太阳。我们从老城区湛蓝的地中海边一路开到新城,再慢慢爬坡。马蒂斯博物馆前那一大片的橄榄树啊,卵形的细长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走了这么远来看橄榄树,是因为小时候常听的那首歌: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橄榄树是亚热带的植物,原产自地中海。在古希腊神话里,智慧女神雅典娜就是因为橄榄树而获得雅典城邦保护神身份的。我出生长大的北方城市里没有橄榄树,更不产橄榄。我不明白一棵树,一棵远方的陌生的树,怎么就能让一个人魂牵梦系,为了它远走他乡呢?

好奇啊,我想,橄榄树肯定代表着新奇。不好奇,怎会愿意忍受舟车劳顿,旅途寂寞,忍受无边无际的颠簸与等待?

还是先说回橄榄树吧。

第一眼看上去,它们可真不起眼啊,既不挺拔也说不上遒劲。树皮粗糙而沟壑密布,一棵树往往从根部起就开始分岔,仿佛两三棵歪歪斜斜长在一起。树冠并不浓密。叶子细长稀疏,正面阴绿,背部青白。叶片厚而有蜡质感,不透光,也谈不上美。然而大片大片的低矮橄榄树生长在一起就不同了。它们站立在阳光浓烈里的田野里,那沙沙而纷纷的细长枝叶相互抚摸,彼此摩挲,像凝固的银绿色的雨。五月末的橄榄树花已开过。米粒样青碧的幼弱橄榄在纤细的枝条上凝聚,温柔的蓝天从枝叶的空隙间映射出来,它们便汇聚成闪烁的光雾,成了烈日下生长在大地上的绿色的云。

但这仍不能证明橄榄树的魅力。再了不起的新奇,在时间与经历面前最终也都是过眼云烟。一个流浪的人走过千山万水想要寻找的肯定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我走进马蒂斯博物馆,看画里的橄榄树是不是会说话。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本是在巴黎工作的小律师,21岁才接触画画,师从象征主义画家奥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却创造了特立独行的“野兽派”画风。他用最简洁的线条和无比明艳绚烂的色彩来展现光和影,捕捉风与音乐。尼斯小山坡上的博物馆修建于17世纪下半叶,原是尼斯执政官的府邸,1963年改为博物馆,藏有最丰富最全面的马蒂斯作品。也许是太

阳太亮太暖,我眼里的马蒂斯全是满满的喜悦。他那些鲜艳的小窗户啊,窗外蓝成一汪的地中海,那柠檬黄与玫瑰红的墙纸,那些橘的粉的紫的绿的小帆船,那脸蛋红彤彤的坐在窗前的柔软的女人,还有彩色的,无处不在的细长娟秀的橄榄叶,都在唱一曲快乐的歌谣呢。就连一把椅子都在舞蹈,为着满满的阳光,为了存在的喜悦。

原来橄榄树是这样喜悦的树啊。流浪也许就是在追寻这样的喜悦吧,追寻这世上所有的动人心魄的美。

我们离开了尼斯,进入普罗旺斯。从小河堡村(Tourette-sur-loup)沿着拿破仑之路向西,在凡尔登大峡谷里穿行,不知不觉就爬到了石灰岩绝壁上的穆斯蒂耶尔圣玛丽村(Moustiers-Sainte-Marie)。这是个只有几百人的美丽小山村,以陶瓷贸易闻名。山顶两面峭壁间有条长达225米的绳索,上悬金星,据说是十字军东征时武士博拉卡斯(Bozon de Blacas)向圣母玛利亚还愿而挂上去的。悬崖上有青碧流水潺潺而下。在水边喝露天咖啡时我又看到了橄榄树,两三棵依偎着,在岩石上稀薄的土地里孤单单地矗立。阳光从细密的小长叶子间透下来,抬头一瞧,眯缝着眼的苍白的绿。

咦,原来婆婆的橄榄树也能长出松柏的风姿呀,长出孤高的神情。

后来再遇橄榄林,是在圣雷米村修道院外,梵高的橄榄树林。

1889年5月,梵高搬到普罗旺斯省圣雷米修道院。这之前他和画家高更一起居住在往南十几公里的阿尔勒城(Arles)距罗纳

河不远的一处黄房子里。为了装饰房子，梵高画了好多好多的向日葵。那个时期的他精力旺盛，对普罗旺斯明媚的阳光与蓝天充满了无限的喜悦，也对与高更一起作画交流的前景充满了希望。然而他们的关系却在几个月里迅速恶化。不同的个性，对艺术的不同理念，致使二人终于分崩。梵高自残左耳，高更远走巴黎。病中的梵高搬去了阿尔勒精神病院，但阿尔勒人容不下他，容不下一个时常出现幻听幻象的孤独的疯子。几个月后，梵高被迫搬入了圣雷米修道院。就是在那里，他画了一系列的橄榄林、丝柏树，他画圣雷米大风中云团旋转的星空。

画中的橄榄树林就在进入修道院的小径两侧。它们是怎样地生长在土地上啊。它们的枝干一点都不齐整，粗糙却又那么细弱，在圣雷米的大风里艰涩地贴向地面。它们苍白稀薄的枝冠在风里呼吸困难地保持一种圆团的姿态。那些细小的长叶子发出几不可闻的沙沙声，在强大的风的呜咽里，每一片叶子都拼尽全力维持与枝条的连接，维持那道细微的生命线。

难怪橄榄树根系深广。在那样广阔的、不受阻挡的风里，它们必须深深扎向土地才能保持一棵树的形态，保存一棵树的位置。

就在那个云与风都迅速旋转的傍晚，我想我看到了疼痛。那是土地的疼痛啊，从根茎里向上蔓延的，在风里雨里阳光里，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坚守住土地的疼痛。

我沿着种满紫色鸢尾花的小径走向圣雷米修道院，也就是今天的梵高博物馆。那是幢二层的老式法国乡村砖房。左半边是

个仿罗马式的小教堂,右边是回字形中带庭院的宿舍。梵高的屋子在二楼,左右相通,一间作画,一间休憩。

那屋里的摆设可真简单:小桌,藤木椅,画架,铁架床。铺床的白单子上坠有流苏,地板是铁锈红的方砖。有些深,有些浅得发白。

他披着件粗麻布的蓝黑上衣,里面的圆口衬衣领子有点脏。头上斜缠着的灰白绷带使他乱蓬蓬的棕红胡子显得更乱了。他坐在窗前,背影削瘦,肩膀有点斜。他望了会天,然后低下头去给弟弟提奥写信。

“亲爱的提奥,”他在信纸上写,“我们的生活是一种骇人的现实,我们自己被无限止地撵着;事情就像目前这样,不论我们是不是对它抱悲观的态度,都不会改变它的本质。我在夜里醒来的时候,或者荒原上起了暴风雨的时候,或者在沉寂的朦胧的黄昏,就是这样地思考这个问题。”

笔尖停下来。他手上沾了点颜料,非常明亮的柠檬黄和浓得发黑的深钴蓝色,信纸一角被弄得不大干净。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了两圈,又走回到窗前。

窗子的铁栏杆外是后院,大片的野罌粟花开得正艳,再远些的薰衣草还只是一团团的绿草垛。石墙外面是一片低矮的橄榄林,衬着密云下低矮的小山坡。风还在低低地呜咽,天色渐渐暗下去。

他坐下来,趁着最后一点光,又写到:

“尽管这幢房子里的人对我怀着好意,但荒原上给人的感觉

并不比这里更寂寞。”

我悄悄地退出来，下楼。进入中庭的老木门被气流卷得啪啪响，红的与白的玫瑰抱着石柱爬得老高，在傍晚的暗影里沉默而热烈地颤动着。不知从哪儿飞出来的鸽子拍着翅膀落在空无一人的石板地上，发出咕咕的轻微叫声。修道院入口处梵高瘦高的青铜塑像抱着大束盛开的向日葵，在圣雷米不肯停歇的大风里微微驼着背，眉头紧锁，目光飘在看不到的远方。

梵高一定是理解了那样的风，那样的土地和那样深的挣扎，才画得出那样的橄榄树吧。它们的树干、树根和大地紧紧连接一体。地势的起伏，土地的呻吟像水流一样蔓延到树的躯干、枝节，扭曲向上延伸，回旋，收缩，终于以释放的姿态和以同样节奏律动的树冠结合，与远方山的呐喊结合，与云与天与光的旋转结合。而这一切却都是沉默的、静止的，在舞蹈的同时保持绝对静止。他用最饱和和最浓烈的色彩去描绘树木的疼，描绘它们身下那片土地的痛，他一定是深深地感触到那疼痛的。那疼也长在他的心里，是生命起始处的孤独，是交流的渴望，认同的欲望，是想从灵魂深处抵达，赤裸面对世界的渴求，却一次次走向峭壁的挣扎与失望。

我从他的身边走过。我伸手去握他的手。

我的朋友海棠说梵高的树木因为有思想，所以身体疼痛。

那么我的眼泪，也一定是因为心里有种渴望，有一个永远达不到的梦，才终会落下吧。

我想，一个人远离故土去远方流浪，那份对生命的好奇在根